

个人意见

波兰王子齐林斯基：
我要用剑和你决斗

最近忙于竞选的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可是摊上事儿了，因为有人公开表示要跟他决斗。出生在英国的波兰王子约翰·齐林斯基在视频网站中对法拉奇隔空喊话：“够了，真够了，法拉奇先生，我要和你决斗。”

让波兰王子忍无可忍的是法拉奇限制波兰人移民英国的言论，“我受够了这个国家对波兰人的歧视，我听得到的最蠢的例子就是奈杰尔·法拉奇先生指责移民应该对M40高速公路堵塞负责。”

这位波兰王子住在伦敦西部伊灵市，视频一开始他就自己的宅邸中展示出父亲的黄金骑士雕像。二战中，他的父亲率领一帮骑士在华沙附近一城市击败纳粹，帮助营救了6000名犹太太人。

“我意识到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站起来，在英国保卫我的人民。”齐林斯基一边挥舞着剑，一边说，“我身上流着我父亲的血。我要拿出父亲的剑，用比剑的方式和你来一场绅士之间的对决，就像18世纪的绅士和贵族之间会用的传统的方式。”

“如果你同意，我希望我们约一个早上在海德公园见面。”也许预感到法拉奇不会同意，这位波兰王子还提出另一种方式：“如果你不同意，或者你的剑法有些生疏了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类型的方式决斗。”齐林斯基提出，他们也可以通过即将到来的电视竞选辩论来一场“语言的决斗”。

在另一个视频中，齐林斯基列出了英国人为什么应该喜爱波兰人的七条理由，大部分理由与二战有关，如他们“优秀的职业道德”以及他们不暴动的事实。

视频播出三天后，波兰王子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“是剑术决斗还是语言辩论？”就在不少人等着看好戏时，法拉奇通过某电台回应：“在竞选期间，拒绝暴力。”

据《每日邮报》、《镜报》、《今日俄罗斯》

红发女孩艾米丽：
发色和上学哪个更重要

充满生气的17岁英国女孩艾米丽·雷伊有一头漂亮的姜红色头发。但是今年放完复活节假回到学校的艾米丽，却被老师告知她的发色“十分不妥”，必须染成深色才能继续上课。

“我当时被气哭了，三年来我的头发都是这个颜色，学校里从没有人说过什么。我跟老师说我可以把头发别起来或者戴帽子，但都被拒绝了。”艾米丽说，“老师说这个学期一开始我的发色就引起了争议，但他们到现在还没搞明白事实情况。其实，在初中毕业舞会上我的头发比现在还亮，但却获得了当晚的发型奖。”

艾米丽对自己的发色深深地引以为傲：“大家都管我叫‘年轻的红头发歌手’。头发是我的标志，也是我自信的来源。如果我把它染成和别人一样的深色，我就没有自信了。”

艾米丽的妈妈朱莉和爸爸安迪坚决支持女儿不改变发色的决定，他们找到高三的年级主任安德鲁·温特老师商量这件事。虽然艾米丽的头发原色是赤褐色，但朱莉说：“红头发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了。学校这样做简直倒退回了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。”

不过朱莉也表示：“但是我不得不说，与头发相比还是学习更重要。”今年是艾米丽准备高考进入大学的关键一年，而学校却说除非周一见到她改变发色，否则便不允许她来上课。艾米丽表示：“希望大家都不要纠结这件事了，不然真的很影响我的学习。”

对此，年级主任温特先生也有苦水倒：“特里尼蒂学校的高三学生应该是全校的榜样，而我们作为老师有责任维护学校的严格要求。每学期开课前我们都会告诉学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但是大多数家长却对我们的要求太挑剔了。”

据《每日电讯报》、《镜报》



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

实习生 李佳融 编译

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每个人都活在
惊悸和恐惧中

阿穆尔·拉吉今年29岁，是无国界医生组织中一名印度医务救援人员，2月中旬，他被派到也门从事救援活动。日前，他按照印度政府的撤离命令，从动荡的也门回到印度。面对媒体，拉吉讲述了这些日子以来他眼中的也门巨变。

“虽然也门爆发了动乱，但我从来没想到，这场冲突居然会严重到被迫撤离的程度。”拉吉说，“之前我们在也门的生活平静而美好，我们在祈祷声中醒来，伴着庆祝婚礼的烟火入眠。”

今年1月19日，也门总统卫队与胡塞武装

“我只能告诉他们，这里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，那是烟花盛开的响声。”面对孩子单纯的眼神，一位也门父亲实在说不出，这些轰隆隆的炮声其实代表着也门正在遭遇空袭。听到这样一番善意的谎言，在也门工作的印度救援人员阿穆尔·拉吉心痛不已，却又无能为力。

孩子，
那是烟花的响声
一位救援人员眼中的也门动乱

4月16日，也门难民抵达索马里邦特兰省的一个港口。一名小女孩在行李旁等待家人。新华社/路透

组织在位于萨那南部的总统府附近发生武装冲突，虽然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，但双方达成协议停火后，也门局势当时还算稳定。“2月份，萨那还是风平浪静的。但忽然一切都转向了暴力。”拉吉说。

进入3月以后，也门发生了几起清真寺爆炸事件，加上3月26日沙特等国家也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展开空袭，也门整体局势很快从内部动乱发展成内忧外患。虽然空袭针对的是胡塞武装，但也有不少无辜平民受伤甚至死亡。

“外国军队的空袭开始后，原先的一切声音都被袭击声掩盖。每个人都活在惊悸和恐惧中，即使到了夜晚也无法入睡，建筑物在空袭下摇摇欲坠。”

亲眼目睹这些场面，拉吉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然而，让他更觉人道主义受到挑战的，是因空袭受伤的平民无法得到及时救治。

伤亡越来越多

去医院的却在减少

拉吉说，自3月19日以来，超过800人在动乱中受伤，仅在也门临时首都亚丁，接受治疗的就有至少600人。这些人被送到无国界医生组织设立的诊所中。可一些身受重伤的人，在到达诊所时就已经去世了。

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因为局势紧张，道路封锁，交通不畅，一些伤者连获得医疗救助的机会都没有。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内，亚丁发生了好几波大量伤亡事件，但涌入医院的人却在减少。这并不是因为伤者数量减少，而是因为许多人根本无法到达医院。

同时，政府的救护车也遭到攻击，有些医疗救援人员甚至在提供救治的过程中身亡。救援人员受伤后，不得不在原地等待数小时，有时只能躺在街道上。巷战无处不在，狙击枪火力肆虐，大多数人根本无暇顾及他人的死活。

动乱之下，救援人员感到，这里正在发生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。一方面，在也门驻扎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们——包括16名国际救援人员和1539名当地员工，正在紧急手术室和临时避难处努力救治伤者；另一方面，不

断有人在逃离这个动荡之地。

“在亚丁，加油站前每天都排着长队，全市约60%的人从城市逃离。”拉吉说，因为支持总统哈迪的武装力量节节败退，人们通过检查点的难度不断增加，转入位于亚丁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就诊也越来越困难。

“愿动乱早日过去，
他们还能美丽如初”

空袭与逃离之下，也门国内境况日益恶化。拉吉告诉记者，目前也门电力不稳，还要应对这片土地天生所有的极端天气。也门有些地方热得要命，有些地方冷得要死，对于伤者都不是什么好天气。而亚丁市里的可用资源一直在减少，水供应量不足，各种补给极低，市民更是在冲突中屡遭打击。

“我们现在急需医疗设备和用品。”拉吉说，“如果人们可以撤离，那为什么不能给城里的人们提供更多救援机会？”

话虽这么说，但情况依然没有实质变化，救援人员手中的补给接近耗尽边缘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名官员也坦言：“现在我们处于困难时期，因为每过一个小时，局势就可能发生千变万化。这为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。”

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依然在全力为也门提供帮助。近日，两家国际组织为亚丁和首都萨那提供了16.7吨的医药用品，并持续为也门人民提供医疗服务。“我们会一直向也门分配医务人员，解决供给短缺问题。但暴力事件不断发酵，伤者越来越多，需要的人手和医疗用品也会随之增加。”

即使身为一名坚定的救援人员，拉吉心中也充满着矛盾。一方面，他肩负使命，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会为也门人民缓解伤痛；另一方面，他和其他同事一样，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危。

“选择在也门从事救援工作并非易事。得到机会后，有些人会很快回国；其他人依然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工作。”

在拉吉的眼中，也门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。“也门人民拥有美丽的面孔，但现在的情况让我感到害怕，我愿动乱早日过去，他们还能美丽如初。”